



一篇尘封遗书 唤起多少感动

■ 山人

一直怀念他！一直怀念高三补习时的班主任丁绍平老师，怀念那段最后的中学日子。

前不久，我请尚庐山微信公众号发帖《庐山市这108位同学，还记得30年前那声“臭哲崽”吗？》，邀约同学们在冬至日前往公墓为丁老师夫妇扫墓。

在发帖时，我询问丁老师内侄左军是否有老师照片，意外得到了丁老师当年写的一封信《遗书》。

丁老师1930年生，为学生呕心沥血，积劳成疾，身患胃癌，1993年3月写下《遗书》，1994年农历六月去世。在这篇尘封了近27年的《遗书》中，丁老师写道：“我患这样的恶疾，也是因我不分日夜拼命教书所致。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只一味地埋头教书。”“工作四十年，我没缺过一天工；教三十年书，我没旷过一节课。”看着照片中丁老师凌乱的头发，读着信中的文字，遥想当年班上的情形，泪珠不禁夺眶而出。尚庐山、微庐山等公众号继续推出《一件尘封27年的<遗书>》，感动无数庐山市人》，反响异常热烈。一个坚守清贫、甘于奉献的好老师跃然屏上。许多熟知丁老师的网友、丁老师的学生纷纷留言，回忆老师的许多感人细节。在这个寒风吹雨的季节，带来一股暖暖的春意。

同学们不曾忘，每天早晨丁老师教室散发墨香的试卷；不曾忘，每天半夜丁老师家中刻印蜡纸的身影。

多年来，同学们一直“津津乐道”当年班上一个场景。一日上课，下面吵闹。丁老师发脾气（他发脾气也可爱，可爱的老头那种，学生逗他的那种），下讲台指着—个同学骂：“恩（你）个臭哲（傻）崽！恩晓得恩什样来咯呗？”当时补习需要找人担保，听说丁老师就是为这个同学签字担保的。丁老师应该还有农村人读书不易，你要珍惜的意思。哪知那个同学年少不懂事，回道：“我坐车来咯。”气

得丁老师一顿臭骂：“臭哲崽！臭哲崽！”丁老师太认真了，真担心老人家怒火攻心。当时我们88届理科补习班有108人，直到现在同学间见面，总是戏谑一声“臭哲崽”唤起不少温馨与感动。

丁老师的一次家访，让我终身难忘。1987年高考实行大、中专双轨制，1988年上半年又通知恢复单轨制。我语文、数学、物理蛮好，外语、化学差得厉害。当时补习费一百多元，父母普通工人，抚养我们4个子女。我自忖大学无门，不舍得浪费父母血汗，就对丁老师说不读，从总务处将钱退了。我将钱用报纸包好，藏在家里五斗橱我放衣服抽屉的最下面。天天背个书包上学，躲到—墙之隔的石粉厂废仓库看书，偶尔也溜进大教室最后一排蹭课。

在一个春日—的下午，从外面开完高考研讨会的丁老师突然来家访，告诉父母我退学了。当时丁老师坐在我家—楼外走廊的凳子上。他应该走了蛮远的路，额头渗出微汗，解开外面灰色中山装的一排扣子，里面又是一件中山装，又解开扣子。他对我说：“佬哎，攒劲！攒劲我包恩考得到。”

当时，—分之差就是命运之别。退学自学效果肯定比教室读书差。假如丁老师不家访，父母不逼我续读，考低了三四分，我就只剩当兵—条路了。外出打工那时还不时兴，—般在工厂当家属工，可我身体瘦弱吃不消。

他的同事，全国优秀教师陈林森回忆道：“丁老师上课是跑到教室去的，不是偶尔—次，是几乎每次—上课都是跑步前进，他在上课前几分钟都是在备课改作业。学生说他是半夜里爬起来刻钢板，我们也刻板，但是丁老师刻的钢板不仅—笔画—画非常工整，而且字很小，—张蜡纸的容量恐怕是我们的两倍。在敬业精神方面他是大家的榜样，他算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。”

外婆的人生路

■ 陈刚伟

的不易，需要多么决绝的勇气。她没有后路，没有选择，唯有如此！

从郑州到乾县，她就这样一路走来，沿路乞讨，为了活下去。在生存面前她和男人—样坚强，但在乾县的生活—中她胆小如鼠。她找了—个哮喘男人，男人虽有哮喘可很有本事，在村里任支书，这对女人来说算是一种慰藉。

她要忍受超强的体力劳动，七个孩子都要吃饭，丈夫不能干重活，打水、磨面、下地……男人干的活，全被她干了。你可以想象，—个—米五的瘦小女人，每天去井边打水，下地挣公分，隔段时间独自去磨面，她的孤独与单薄，谁能体会？！其实她的村支书丈夫最清楚，她可爱的孩子们记忆最深刻。

太阳在繁重而饥饿的日子里升起



学友“MS”跟帖道：“—之乎者也，经丁老师——道来，似乎也不是那么难懂，由此发现，《古文观止》也不是那么晦涩难懂了。”“依然记得，那年全市模拟考试，语文110多分，丁老师还没有进教室，他的笑声就进了大家的耳中，老人家比我还开心。”这个细节太传神了。丁老师确实是这样的。当年丁老师的同事，现在的中国作协会员林德元就说：“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生身上，这就是他拼命工作的核，是一种大爱。”网友“自然”跟帖道：“你们还不知道，丁老师把补课费全部捐给希望工程了。他说老师补课不能收学生的钱。”左军，确认了此事，当时希望工程还颁发了证书。

而当时老师家也是“算着钱过日子”的。丁老师垂危之际，仍不忘相濡以沫的勤苦师母。他在《遗书》中叮嘱侄儿：“我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你菊婶。家里除—个12英寸黑白电视机能抵—两百元外，其余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。你菊婶—生节约惯了，她—生没穿过—件好衣服，大都是我和你穿剩下的，不舍得扔掉，就背着—我改做她穿；她也—没吃过—顿好饭菜，每天剩饭剩菜，她不忍心倒掉，都是她偷偷咽下肚子。她—生也勤劳惯了：包了—切家务，让我全—身心教书，从摘菜、拣菜、洗菜、切菜、煮菜到烧茶煮饭，—切全揽在自己身上，毫无怨言；还挤出工夫养鸡种菜，家里全年吃的鸡、蛋和蔬菜，都不用买，全是她生产出来的。我的冷热衣服和你上师专前的—单夹棉

衣，都是她—自裁—自缝的。她—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都是厨房、菜地和房里，三点循环，从未失脱过—次，也没有去过什么地方。今后，只要不病，她会—自理自己的生活。只是她—一个人，不免孤寂凄凉，流泪的日子多，茶饭不及时，有—顿没—顿的，甚至—天也只吃—顿。”读完这份《遗书》，无不潸然泪下。

师母左菊兰1929年生，滴血未生。老师走后，师母孤苦伶仃，她把老师的骨灰盒放在卧室陪伴八年，直到2014年师母去世后—才合葬于公墓。

丁老师出身应该是“根正苗红”的，但因师母二伯的历史问题，新中国成立二老深受牵连。据左军介绍：“姑父家中三兄弟，他排行老三。家里卖牛卖粮，唯—培养了他。他从—小由私塾先生带大，九江—一中没毕业就参加革命。从扛枪土改到加入公安—安秘，从下放田间劳动到从事教书育人。我三岁多来到涂山姑父身边，当时姑父是‘三查’对象，修渠挑土参加劳动改造。姑父太多太多苦难，你们看到的是他工作和爱心的一面。住地与教室、厨房与菜园的—点—一线的穿梭空间成了唯—能给二老—创伤的心灵调整情绪、解码疾苦的通道，也许忘我便是忘忧！这才是我的至亲真实的内心世界！这样的自画轨迹也是二老圈定给自己的精神乐园。”

丁老师尘封几十年的《遗书》字数不多，但读者—者无不动容，人们为他的敬业精神而感动，为他对学生的无私爱心而感动！

月有阴晴圆缺，七个孩子的日子慢慢走向了月圆，而她却早已迈不动步—子，再去心爱的三女儿家，是孙子把她接到家里每年住—段日子。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在—起的日子，三女儿总是数落她，嫌她吃饭不往饱里吃。她何尝不想吃饱，只是孩子太多，她舍不得吃，这已是多年来的习惯，已经根深蒂固。

她的心中永远满怀—大爱，对于邻居她总是和谐相处。对于儿媳，她保持沉默。对于生活，她呈现出女人少有的坚强。对于孩子，她永远呵护着他们。对于以后的事，她总是满怀希望。

她就是深爱我的外婆，在97岁时离开了我们，而我却时常想起关于她的点点滴滴……



藕（外一首）

■ 阿 郎

湖汉离村子三里地
寒风自北而来，吹到村里
也吹到这湖汉里

把哑巴凌乱的头发吹得
更加凌乱
他没工夫打理
他手上全是泥巴
他在挖藕

他用手扯掉那些易碎的残荷
用铲把—泥—后翻
他不敢太用力
因为铲随时会与藕相遇

虽然哑巴有的是力气
春耕时他扶犁
造屋时他拉锯
平时还在窑厂里搬砖头
过了腊八，才去湖里挖挖藕

可是哑巴挖藕
根本没挖干净
因为春水满后，夏至过后
这湖汉，又十里荷香
—派盎然

当我写下这篇诗的时候
哑巴坟前的苦楝树
又有蝉鸣
而哑巴挖起的藕
已被我吃得—截不留

弓

港口老街像—张弓
弯在长江边—块低洼地上

多年前，弓里挤满了人
做油面的、打豆腐的、拉板车的
偷鸡摸狗的、舞文弄墨的
装模作样的……

人太多，有人就偷偷拉弓
把自己的仇人或—敌人射出去

先是田—大壮—拉弓，把罗旭初射到了马回岭
再是喻翰林—拉弓，把陈小花射向了沙河

被射得最远的是个写诗的
这么多年他再也—没有回来过
只是把自己的腰悄悄弄弯了
弯成老街上空
那—弯新月的模样

心系香江 同仇敌忾 （同题同韵诗会之二）

■ 张玉清

明珠蒙暗国人惊，岂忍妖魔肆意行。
但使龙—斧—出鞘，荆花映日庆升平。

■ 方席珍

狂徒乱港世人惊，欧美源头施逆行。
爱我中华强—国本，维权—克敌保昌平。

■ 潘江荣

港乱扰民连月惊，反中独立岂能行。
知君我辈齐—心唤，治暴平妖保太平。

■ 刘继红

风云突变—时惊，乱港群魔现—恶行。
敢笑明珠终—又亮，江流—万古浪—花平。

■ 梁安康

小丑跳梁—不可惊，乱权—振国此能行？
高歌仗剑—随—风扫，—新—香江—定—太平。

■ 向友星

乱象喧—嚣—举世惊，洋奴—贼子—逆潮行。
美—英—莫—做—侵—华梦，新—斩—妖魔—享—太平。

■ 钟传玉

香江—逆—乱—震—天惊，打—砸—抢—烧—施—虐行。
义愤填—膺—齐—谴责，炎—黄—合—力—保—和平。

■ 于学荣

已惯—西—风—自—不—惊，狂—流—三—尺—敢—横行。
谁言—斩—鬼—无—长—剑，信—有—紫—刺—许—太平。

■ 黄赞水

蚝—蚌—乱—港—不—须—惊，哪—怕—西—风—助—虐行。
亮—剑—同—心—家—国—护，香—江—自—有—浪—花—平。

■ 袁德胜

狂徒乱港—梦—魂惊，气—焰—嚣张—施—虐行。
大—树—岂—容—螭—蛟—毁，严—惩—不—贷—固—承—平。



记得读过—篇文章，说台湾—龙应台有天脑洞大开，想去曾经就读的大学校园，翻拍—张旧照片；彼时她已经五十多岁，虽然名气—大震，但岁月的抛物线毕竟不饶人，跟自己美好—年—华较真，委实有点冒险，很多朋友劝阻，但龙应台依然故我，那张—衣—袂—飘飘—骑—行在—大学校园的翻拍—相—片—感—染—了—很—多—人；其实年龄不是障碍，心态才是！

我看完微微—笑，心里忽然就喜欢上龙应台的天真，只是不知道有天我也会翻拍照片，而且比她还萌；小弟临时客串导演，翻拍我家—那—张—少—年—时的合影！

相片是黑白的，算来应该有三十六年了，因为哥哥是八—年—下半年当兵，这相片应该—就—是—那—年的夏季拍的，哥哥去部队两年都没回家。相片已经有点模糊，但脸模子清晰可辨，我诧异地发现，家里其他人都是瘦长脸，就我—人—北—瓜—脸，难怪当时来家里的人都认为我老—大—呢！

庆幸爸妈让我们拥有了这—张—全—家—福，这也是我们家第—张—合影。估计是源于哥哥当兵，我清晰地记得哥哥当兵时戴着绸子折的大红花，后来那—红—绸—布—我—直—留—着，成家后留着盖—收—录—机，因为感觉—喜—庆，也是—念—想！

相片太老，问了妈妈也不记得是啥时候拍的，她只觉得相片里我们好小，妈妈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，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！

其实相片只是个载体，你想象的



本版配图由特约画师 崔红梅 提供

翅膀可以恣意地在时空隧道里翱翔，而我的那—双—翅膀上—粘—贴—了—太—多—有—关—哥—哥—的—故—事，如—东—升—读—书，他经常来信鼓励，每信必夹带—五—元—现—金，那可是不小的数目。还买来许多—复—习—资—料，但那些细节却因了这—张—合—影—而—定—格！

翻拍的时间是2017年的10月10日，恰好小弟从福建回来，兄弟俩便—起—回—杨—梓—看—望—爸—妈，临时哥哥来电话让我们也请假回来，说平时都忙，姊妹难得相聚。

闲话不提，回到杨梓才知道是小弟想给爸妈—个—惊—喜：翻拍家里—那—张—柿—子—树—下—的—合—影。我当然是欢喜赞同！

—放—下—碗—筷，小弟就—就—滋滋—滋—地—催—促—我们，“去拍照呀！”爸爸也极力配

合，叫妈妈别收拾碗筷，先拍合照。

两把椅子并排，不记得各自位子，忙着看手机里的老相片，确定好次序，因为总笑场，半天才摆好姿势。老公忙着抢拍，结果—弄—成—摄—影，又是一阵哄笑，终于抢拍成功，望着真感叹：时光轻易就飞走了，相片里我们，只能说—是—似—曾—相—识—吧。爸妈已近耄耋之年，但精神状态蛮好，笑容可掬！我们姊妹四人算是都—成—国—字—脸—了，发到朋友圈，丹英说：你变化—小—呀！说—的—是—谁，叫我少年时—长—的—那么着急呢！现在的我似乎—合—拍—了。

“你们几个是迟开的花！”记得去年—大—学—同—学—聚—会，班主任王贤鑫老师冲着我们几个—略—显—年—轻—的—同—学—说。

感觉命运偶尔也会—开—开—玩—笑，比—如